

月光下的牵挂

□许同印

在娘的记忆里，那个生她养她的老院子，就像树根一般，深深扎在心底。娘这一辈子很苦，几乎没有歇脚的时候。一家人的温饱冷暖，全靠她一人操持，从清晨忙到深夜。天还未亮，娘就要到院子里的柴火垛，抱回玉米秆生火做饭。遇上连阴雨天，干燥的引火柴难找，她便抽出炕席下的麦秸引火。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，她一边守着灶台，一边催促哥哥姐姐下地干活，再细细叮嘱我去上学。

春天播种，夏天薅草打理，秋天收割，到了冬天，地里的活忙完了，娘也闲不住，坐在炕头纺线、纳鞋底，缝补开了线的衣裳。昏黄的油灯下，一针一线，都缝着我们的温暖，一年四季都是忙忙碌碌。

即便手里的活计堆得像小山，娘只要能挤出片刻空闲，就会迈着那双裹过的小脚，走上六七里乡间土路去看望舅舅。那条路坑坑洼洼，晴天尘土飞扬，雨天泥泞裹脚。娘走一步滑一步，裤脚溅满泥点也毫不在意，只为和亲人说说心里话。

除了舅舅家，娘也常去邻村的大姐家。两村相距不远，只有二三里路，步行片刻便到。一进门，她就和大姐坐在炕沿上唠家常：大姐说起庄稼长势，娘便教她如何腌菜不烂；大姐念叨孩子身体不适，娘就嘱咐多熬小米粥，别让孩子缺了汤水。每次从大姐家回来，娘脸上都带着舒心的笑：“看着你姐日子稳当，我就放心啦！”

那时，我最揪心的就是娘走亲戚迟迟不归。每当夕阳落

山，娘还没有回家，我便坐立不安，一趟趟往村口跑，站在老槐树下张望，望一会儿又匆匆跑回家，生怕娘回来时看不见我。

我八岁那年的秋季，有天娘一早就去表姐家帮忙摘棉花，临走时说，傍晚一定回来。可那天太阳早已沉下西山，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娘依旧没有踪影。爹从菜园回来，让我先吃饭，可我端着红薯稀饭，心里慌得厉害，一口也咽不下。

没过多久，月亮升了起来，清辉明亮，把路面照得发白，连路边的狗尾巴草都清晰可见。我等得眼泪快要落下，忽然想起村东头那条田间小路——窄得只能容一辆架子车通过，平时少有人走，却是从表姐家回村最近的路。我咬咬牙，壮着胆子往那边走去，走几步就轻声喊一声“娘”，给自己壮胆。只有玉米叶子“沙沙”作响，回应着我的呼唤。没走多远，便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来——是娘！娘也一眼认出了我，连声喊我的名字。我应着，一路跑过去扑进她怀里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娘的手又凉又糙，却把我抱得很紧。她从兜里掏出几块红纸包着的糖块，轻轻塞到我手里——那是表姐给她的，她舍不得吃，特意留着给我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娘本就胆子小，连打雷都害怕。那天走夜路，她心里也发慌，可一想到我在家等她，便硬撑着往回赶。

我时常想起那年的月光，想起那条坑洼的路，想起我在村口望眼欲穿地等娘，也想起娘再苦再怕，心里也始终装着我、装着这个家。

原来母爱从来都是这样：小时候，我是娘心头的牵挂；长大后，娘成了我月光里，一辈子都放不下的思念。

蜡梅知旧岁

□砾华

出了腊月，空气里依然隐约浮动蜡梅清寒的香气，或大或小公园里蜡梅依然开得鲜艳。母亲在世时，每到蜡梅开放时节，我就开始盘算着该带她去哪个公园了。那些年，市内凡有花木的园子几乎被我们走遍。远郊的植物园，更是年年必去的。去的次数多了，哪一处蜡梅开得早，哪一片香气最馥郁，我心里都有一本明细账，还可时时查询花讯，总能赶在最好的时辰，陪她看到满树澄黄。

母亲素来沉静，唯独见了花，话便会多起来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在植物园的盆景馆，我们遇见几株正在开放的梅花——那是与蜡梅不同的另一番清艳。我忙着取景拍照，回头却见母亲正与一位老师傅轻声交谈。她原是爱花之人，家里阳台虽小，却被她侍弄得生机勃勃。关于栽花种草的书，她也读过不少。此刻，她微微倾着身子，眼神里闪着少见的光彩，问的尽是梅花如何能在春节前后开放的法子。老师傅见她是真感兴趣，兴致勃勃地讲解起来，母亲听得专注，我在一旁竟也听入了神：为了让盆景梅花春节前后开放，技术人员真可谓煞费苦心。早在入冬前，他们就开始考虑让梅花充分休眠，还要让它们先经历一个低温阶段。这样，梅花由室外移入室内的时间，就须严格控制在小雪之后大雪之前，过早会提前开花，过晚则会延迟开花。梅花入室后，除了精心施肥外，还要将其放在阳光直射不到的地方，并保持盆土湿润有度，以用手抓一把能握成团、松开手土会散开为宜，太干花蕾会枯死，太湿则会落花。春节前半个月，就要将盆栽梅花移到向阳处加强日照了，如果日照不足4小时，还需另外用灯光补充。

听着听着，心里却渐渐生出一种不忍。原来那些看似恰逢其时的绽放，背后竟是这样一番“煞费苦心”的操控。

如今，母亲早已不在我身旁了。每每站在蜡梅树下，那蜜蜡似的花瓣，依旧在寒气中凝着温润的光泽。古人争论该写作“蜡梅”还是“腊梅”，我却觉得，那“蜡”字是极贴切的，它不仅道出了花瓣那种半透明的、腻滑的质感，更是在时光里封存了一段记忆，凝住了一缕香气。这香气年年如期而至，带着旧日所有的温度与话语，穿过岁暮的寒风，径直抵达我心里。

原来，我怀念的从来不只是花。我怀念的是那个在花树下慢慢走着的身影，是那些关于花草的、轻声细语的交谈，是那段我还能牵着她的手，走过一个又一个冬天与春天的、寻常而珍贵的岁月。花开花落自有其时，而有些人，一旦错过，便再不会在下一个花期里重逢了。

此时，我静静地站在这片熟悉的香气里，仿佛又与母亲共度了一个无声的午后。



怀念母亲的长辫子

□靳玲

母亲年岁大后，胳膊也衰老了，抬不起来，连吹头发都吃力。每次洗头后，我就给母亲吹头发。母亲乖巧地站在洗漱池边，花白的头发随着风吹的方向飘起又软塌塌落下。

曾经的母亲一头黑发披肩，瀑布似的从肩到腰际，再往下垂，最长的时候到膝盖处。母亲头发黑又亮，且属自来卷。我永远记得她每天清晨站在镜子前梳头的模样。

晨曦微露，第一缕曙光从窗棂照进屋里，母亲便站在屋正面大红柜前，红柜上方镶嵌一面方方正正的大镜子，镜子被母亲擦拭得一尘不染，一把拱形桃木梳，是我姥姥传给她，桃木梳被她用得油光发亮。母亲解开扎辫梢的红绸带，头发瞬间散开，我似乎听到唰的一声，黑瀑布顺势哗然而下。母亲举起桃木梳，从上往下梳，梳到一半，再从上往下梳……然后紧握上半部，接着往下梳，腰往下弯，梳通顺后，母亲脸上露出笑容，很是灿烂。

我趴在被窝里，双手撑着下巴，看母亲梳头，摸摸自己的细黄毛，很羡慕她那长发。

母亲把梳通的长发，从中间分成两把，一把笼住，红绸带一扎，另一把攥在手里，又开始梳。母亲个不算高，细溜溜

的腰，上身显短，两条长腿。母亲本来留着刘海儿，但她头发卷，不打理刘海儿就不听话，乱卷，婶婶们常取笑她，说别家花开在地里，我家的花却开在她额头上。然后她们就会笑得岔气，泪珠子到处甩。母亲不留刘海儿了，把大脑门露出来。

母亲左手抓住头发，右手食指一挑两挑，把头发均匀地分成三绺，开始编，母亲编辫子可快了，一绕再绕，一根麻花辫就编好了，用红绸带扎紧辫梢，如此再编另一根。

两根麻花辫甩在背后，来回晃荡，神气十足。母亲迈着大步，拉我起来，给我穿衣，她的辫子又垂到前面，扫着我脸，馋得我直流口水。母亲屋里屋外忙，我看着那两根活蹦乱跳的辫子，目光挪动不了，心痒痒得不行。有时候母亲为了干活方便，就把辫子盘在头顶上，再别一排发卡，红扑扑的脸，汗津津的鼻尖，干净利索，冒着活力。

那两根黑粗的辫子变成现在稀疏的白发，有一次，我看见母亲捧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，抚摸着照片上那两根粗辫子，喃喃低语，“老了，真的老了”。我一阵心酸，母亲老了，老去的母亲变得脆弱敏感，自信也苍白了。

我抚动着母亲的白发，吹风机慢慢地移动。母亲像听话的孩子，低头站着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母亲那两根粗辫子老在我眼前晃动。

外婆的“穷打算”

□廖子鹃

在这个万物皆可“一键换新”的时代，少有像外婆那样爱“穷打算”的人了。

有段时间，我回乡下读初中，与外婆同住。一天放学回去，见屋里没开灯，外婆坐在沙发上正戴着墨镜看电视。我惊呆了，打开客厅的LED灯，上面糊着一层尘垢，与我房间的钨丝灯差不多亮。等我放个书包的工夫出来，灯已经被关了。外婆仍保持原来的姿势，身体微微往前探，脸部光区随着电视变换。我问她为什么戴墨镜。她说：“电视光刺眼。”外婆生怕我又去开灯，连连道：“不要开！太吃电了。”我回到房间，又见头上那盏钨丝灯，像风烛残年的老人，一闪一闪地吊着气，便随口中冲外婆抱怨：“眼睛都要瞎了。”第二天，外婆把她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零钱，给我换了一盏全新又更亮的灯泡，成了我青春里一束不灭的光。

外婆家里老物件多，即便缺胳膊少腿，她也从不丢弃。我成家后受她影响，也习惯与旧物共处。有次外婆来看我，见我做饭摔坏了漏勺把手，便找来工具，从我的月季盆里，

折来一截给花爬藤的干木块，她一分为二，削去毛刺，从午后到日暮，外婆才慢慢直起腰，将木柄牢牢嵌套在漏勺上。外婆捣鼓一下午，教会我一件事：当我们愿意为了一个裂痕慢下来，弯下腰，生活便会在这份不计成本的心力中，生出值得被郑重收藏的厚度。

上大学后，我只在春节回外婆家。有次睡到日上三竿，外婆神秘地叫醒我，端来一杯褐色液体。我问哪来的，她只笑眯眯地让我喝，我抿了一口，是没了气泡的可乐。我偷偷打开储藏室，见废品袋最上层塞着个未踩扁的大可乐瓶，我瞬间明白，这是她走亲戚吃席带回的剩可乐。半个月后，外婆猝然离世。我整理完外婆的遗物，将那些废品处理掉，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只得了七块钱。一瞬间，一股酸涩漫上心头。我想起外婆常挂嘴边的叮嘱：“人不是年年都能赚到钱的，要在能赚的时候，把钱存起来。”她的语重心长警醒着我，生活可以清贫，但不能没有打算。

外婆那七块钱的“遗产”，与那盏灯、那个漏勺一样，都是外婆的“穷打算”，里面藏着她最朴素的爱与智慧，为我人生不可预知的寒冬，攒下了永恒的暖意。